

父母的春天

□ 苏木(宁夏银川)

当春天里潺潺的黄河水沿着唐徕渠,缓缓流淌到乡村小渠沟,我的父母在春的指引下开始了他们与自然的融合。当芽苗破土的时候,父母的春天到来了。

每当桃花笑了春风,泥土孕育新生的时候,父母都十分忙碌。在西北的农村,黄土裸露在空气之中,散发着陈旧气息。父母将铁锹、锄头扛在肩上,在后院的一大片土地里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。旧的泥土被翻起,在一个冬天的沉寂里,露出重见新生的湿润土壤。父亲将泥土归拢,开始打板(即起垄)。母亲则蹲在沟壑里拿着新买的蔬菜种子,用一把小铁铲将一粒粒种子埋藏在泥土里,用铲子将其拍紧,以达到泥土与种子之间最紧密的状态。当一板全部种满后,母亲拿着薄膜在一段摆好,父亲将泥土落在上面固定好一段,母亲拿着滚轴向另一端前进,父亲则把一锹一锹的泥土填在两端,将薄膜固定在板上。小时候的我,总是趴在板上观察里面的变化,当太阳从东方升起,细小水珠如珍珠一般汇聚在薄膜上,我用手一点,水滴化作细流流淌在了泥土之上。

春天的农贸市场,是农民的盛会。种子、种苗、鸡苗、鸭苗等农村里常见的都在这里出现,父母也在这里挑选着他们中意的物品。家里剩余的种子在田地里种完后,不够的种子则要在农贸市场里购买,货比三家明确价格,还要挑选好的种子品种,这一年的劳作才不会白费。父母最钟情的莫过于家禽市场的雏鸡,商贩的铁栅栏里放着蹦跳的小鸡,品种各异,但统一的则是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。母亲最爱芦花鸡,太小的鸡不太容易存活,父母则是买稍微大一些的鸡苗,这些小鸡早已褪去了黄色稚嫩,浅灰色绒毛是生命成长的见证。挑选鸡苗是父母的事情,他们总是不相信我的水平,多年挑选劳作的经验已经让他们在辨别上出神入化。

田间地头,有母亲最爱的春天。母亲爱的春天是田埂上肆意生长的野菜,西北最常见的艾草、苦苦菜是母亲筐里的常客。我站在村口的道路上,看着苍茫的黄土地里萌发的绿意。此时,必定

有一个身影在上下晃动起伏,定睛一看,戴着红色头巾的母亲,正将这些野菜像珍宝一样放在筐篮里。晚上,母亲又是一番精心挑拣,艾草则是洗净放进盆里,将白面倒入其中拌匀,放在蒸屉上蒸熟,放凉后抖散;而苦苦菜洗净后在大的铁锅里煮熟,放在提前准备好装有凉水的桶中。第二天的中午,一碗艾草饭,一碟凉拌苦苦菜,就是午饭,而这简单的饭食却是最质朴的家的味道。

父母的春天是与西北土壤融合的季节,他们培育生命,发现美好,在自然里挥洒汗水,正如父母常常教导我的那句话:“生活是自己的,我们要经营好自己的生活,别人的东西再好,也不是你的,自己劳动的结果才是最踏实的。”



紫韵。摄影 刘威

把生活
绣成一朵花

□ 夏爱华(新疆乌鲁木齐)

小时候,特别喜欢一件红色毛衣。可能是因为经常穿吧?手肘处的毛线磨穿了一个大洞,特别难看。我哭着跟母亲说了这事儿。母亲拿起毛衣看了看,说:“嗯,别难过,我来想办法吧!”

母亲边说,边用金黄色的毛线,在手肘处织出了一朵美丽的花朵。

以后,当我穿着这件毛衣出门玩时,都会时常故意抬高胳膊,立刻就会听到旁边的人说:“哟,好漂亮的花啊,真好看!”

母亲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,而且心思细腻,很富情调。

做饭时,哪怕是极普通的糖拌西红柿,母亲都会不停地东找西找,一定要找到一个漂亮的白瓷盘子来盛放它。对此,我很是不以为然:“哎呀,不就是一盘凉拌菜嘛!”母亲则笑着说:“红柿子配白盘子,相得益彰。”

单位离家很远,中午不能回家吃饭,我每天都必须自备午饭。

因为饭盒是圆形的,所以母亲特意为我缝制了一个圆形的袋子来装它。圆形的袋口,母亲用了半圆形的布片,一片一片缝上去,每片颜色都不同。把袋口收紧,半圆形的布片聚拢到一处,五彩缤纷,宛若鲜花盛开。我说:“不就是一个盛饭盒的袋子嘛,何必这么费事呢?”母亲则笑着说:“在我心里,哪怕是一个盛饭盒的袋子,也应该很漂亮。”

为了出门购物方便,母亲亲手缝制了两个布袋子。一个她随身携带,一个放进我的包里,方便我用。说实话,那布袋子漂亮得我都舍不得拿来用。

布料本身很普通,但母亲却在布袋的两面都精心地绣上了一朵山茶花。淡蓝色的布袋,两面各有一朵盛开的山茶花,红艳艳的,美极了。对此,我说:“一个袋子而已,不用搞得这么精致啊!”母亲则笑着说:“提着这样的袋子上街,心情会更好啊!”

新买的一件衣服,胸前是两只轻盈飞舞的蝴蝶,我非常喜欢。

没想到有一天,一不小心,胸口破了一个洞。洞虽不大,但因为位置是在胸前,所以很是显眼。

于是,这件衣服成了我的心病,犹如鸡肋。

母亲看到了,就不声不响地用五彩丝线在破洞处绣出了一朵小小的太阳花,说:“现在看看,能不能穿?”

穿上这件衣服,我心情大好。蝴蝶飞舞,在采花蜜,多么美妙的设计。

把人生绣成一朵花。母亲的智慧在于:她善用一双巧手,给生活锦上添花,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,诗意无比。

儿子的口袋

□ 孙丽丽(江苏徐州)

我每天洗衣服,发现儿子衣服口袋里,装满了他的快乐,不是吃的就是玩的,东西很简单。

一次,我洗儿子的外套,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鸟窝。这个鸟窝,用树枝茎细线头等做经纬,搭成了U字形的窝,好精致!我问儿子哪儿弄的,他说几个大哥哥爬树抓鸟蛋,一看没有,就把鸟窝扯下来扔了,我捡的,等爸爸回来再放在树上,要不然小鸟回不了家,那可可怜。

一次,儿子从幼儿园回来,问我,什么是踏青,老师说明天去踏青。我说踏青,就是春天里,去田野里和青草小花大树一起玩。踏青归来,儿子口袋鼓鼓的,说妈妈快来看,我把春天给你装来了,各种树叶,小草,小野花,蜗牛,西瓜虫……

那天我刚下班,儿子神秘兮兮地,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,说明天是女人节,送给妈妈。我看看,几块小彩石,一只小贝壳,一个玻璃球,一枚纽扣,几粒草籽,一张图案漂亮的糖纸。我说谢谢,随手放在包里。

上班时,我给同事看儿子送给我的礼物。她笑着说,好可爱的孩子。晚饭后洗衣服,儿子趴在

我的背上,问送我的礼物呢?我指指包。儿子翻看,却没找到。哦,可能放在办公室了,我漫不经心地说。那可是我的宝贝,你可别丢了。

不会的,儿子看我神色坚定,如释重负张开双臂搂着我的脖子。第二天上班,我怎么也没找到那包礼物,我忽地一想,可能扔进垃圾桶了,把它裹在里面扔进垃圾桶了。垃圾桶让保洁阿姨清理了。我赶忙在大垃圾袋里翻找,像个傻瓜似的,最终也没找到。

回来,我对儿子如实说了,想不到儿子却哭了,他说那小贝壳,在沙堆里玩时发现它最漂亮,那草籽是小朋友分给他的……总之每件东西都有故事,都有回忆,都有梦想。听着儿子的述说,我心里格外歉疚,那可是儿子仅有的财富。

如今,儿子上小学了,口袋里的东西,也在悄悄变化,粉笔头,悠悠球,鱼钩,叠纸,硬币……

小小口袋,藏点东西,这是孩子的天性。通过儿子的口袋,我随时都能知道儿子在喜欢什么,于是便有许多共同语言,所以我从不干涉,只记得,洗衣时掏出放好。